



小人物駐足 真幌大街小巷

2015-03-29 記者 簡品心 文



「真幌市是個從東京都延伸至神奈川縣裡，如觸角一般的城市。」【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】（以下簡稱【真幌站前】）甫開場，便以契合於電影標題「真幌市」的場景起頭，形形色色的真幌市市民，或行走、或嬉鬧地行經鏡頭，而配合著畫面，多田啟介平穩的聲音娓娓道來：「人也好，物也好，流行也好，最終都會流離到這個地方。」



【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】改編自同名小說，於西元二〇一一年上映。

（圖片來源／滬江部落）

真幌站前 揭開故事序幕

真幌市是【真幌站前】小說原作者三浦紫苑以東京都町田市為原型，所虛構而成的城市。町田市人口在東京都內排行第三位，聚集許多年輕人，街上風俗產業繁榮，但市內也仍存有農業活動。而電影【真幌站前】凝聚了町田市矛盾又飽含吸引力的特色，形塑出真幌市的一街一景。當鏡頭慢移地靜觀真幌市時，也正訴說生活於這座城市的人們的故事。



多田便利屋位於真幌站前，接受各式各樣的委託。（圖片來源／有時候、沒時候。）

真幌站前不起眼的街衢上，「多田便利屋」的招牌孤零零地矗立著。便利屋的多田是一名離過婚的男子，過著平淡的單身生活，以無奇不有的委託工作過活。故事從多田被委託照顧一隻吉娃娃起始，而後，他偶然與高中同學行天春彥重逢，揭起劇情主軸。與憨直的多田相反，行天是個奇特的男人，高中時的他相當安靜，被多田誤傷了手的小指；成年後，他卻變得多話，總是拖著腳跟走路。

看似大相逕庭的兩人，卻擁有相似的溫柔性格，當行天寄宿於便利屋後，兩人便開始攜手解決千奇百怪的委託工作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默默耕耘 健康守護者
- 廉價航空 帶你去旅行
- 走進美國 小費學問大
- 演藝人生 時代之歌
- 認識星星的孩子

總編輯的話 / 洪詩宸



本周為喀報第二〇九期，共有二十三篇稿件。本期媒材多元，四種媒材都有人發表，共有新聞圖表五則、廣播一則、動畫四則、電視專題一篇、文字十二篇。本周頭題為張凱翔的〈工業與農搶水 強制休耕〉，結合近日缺水...

表，共有新聞圖表五則、廣播一則、動畫四則、電視專題一篇、文字十二篇。本周頭題為張凱翔的〈工業與農搶水 強制休耕〉，結合近日缺水...

本期頭題王 / 張凱翔



台南人，處女座，喜歡拍照、電影、書籍、單純的東西。不喜歡海鮮、虧心事。台南人，但台語很爛，和計程車司機聊天總是有聽沒有懂，處女座，但不潔癖，對於生活卻有自己的堅持。思想很老派，老...

本期疾速王 / 劉雨婕



哈囉，我是雨婕。別人總是說我平易近人，但我卻有著開心時會咧嘴大笑，生氣時也異常激動的矛盾性格。喜歡透過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，而音樂和電影則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創新偶電影 難懂觀眾情
包金 / 影評



教師流動高 教育品質低
謝宜寧 / 文化現象



七種人格 心碎與浪漫
李恬芳 / 影評



廉價航空 帶你去旅行
陳思寧 / 文化現象



工業與農搶水 強制休耕
張凱翔 / 文化現象

日本縮影 大城市小人物

不論是經營生意慘澹的便利屋的多田，或是無業並寄人籬下的行天，兩個人都不是正氣凜然的正義英雄，而是廣大社會中不折不扣的「小人物」。**【真幌站前】**透過鮮少切換的鏡頭，遠遠而誠實地記錄著真幌市的居民形象：打扮成哥倫比亞人的妓女、貪生怕死的毒販、被母親漠然以待的孩童……**【真幌站前】**以平等的目光凝視、接納位於社會底層的人們，正如影片中，吉娃娃不停顫抖時，牠的小主人敘述：「這是因為牠雖然小，但是正拚命地活下去。」

藉由這些小人物，**【真幌站前】**帶領觀眾進入真幌市濃厚的日式氛圍裡頭。無論是街邊叫賣的便當店、夜間的风俗行業，亦或是介意周遭輿論的父母，都隱隱示意著真幌市不只是虛幻的小鎮，更是現代日本社會的縮影。日本如今面臨許多社會問題，如一九八〇年代，經濟泡沫爆破後，舉國職員皆承受極大的工作壓力；財富多掌握在老年人手中，年輕人的貧窮造就少子高齡化的社會情景等等。而**【真幌站前】**塑造出多田便利屋，讓多田在接受來自不同客戶的委託時，也能透過階層的夾縫，窺視這些在日本真實上演的「現實」。

除此之外，該部電影也細緻地呈現了日式文化。舉例來說，當行天打扮成教師模樣，進行虛假的「家庭訪問」時，該家庭的女主人便全然信任這位「老師」，不但不停向行天鞠躬致意，甚至放心地將小女兒交付給「老師」帶離家門。如此片段彰顯日本對於教師一職的敬重心態，和日本人的拘謹與多禮。



【真幌站前】裡頭沒有英雄，沒有偉人，只有小人物的故事。

(圖片來源/殿様の試写室)

親子議題 何謂快樂結局

其中，「親子」是在**【真幌站前】**中著墨頗多的部分。一次委託中，多田便利屋接受了接送孩童返家的任務。然而，這名被託付給便利屋的男孩由良，卻直言母親根本不重視自己，只是為了彰顯經濟能力，才提出委託的。而在委託之餘，多田和行天兩人也擁有截然不同、卻都與「失去」息息相關的家庭故事：多田的前妻外遇，幼子夭折而亡，行天則是自小便無法獲得父愛與母愛，甚至曾一度渴望向雙親報復。

電影中，以動畫**【龍龍與忠狗】**串聯由良的故事與主角兩人的觀點，藉由雙方對該動畫結局的爭辯，引領出電影的主旨。**【龍龍與忠狗】**描寫孤兒龍龍與爺爺傑漢、忠犬阿忠相依為命的故事，而動畫的最後一幕是，在憧憬的畫作前方，龍龍抱著阿忠，面露微笑，被天使帶離人世。對此，雖然不是孤兒，但卻被父母冷落的行天，顯得十分羨慕「從一開始就沒有父母」的孤兒龍龍，並且將結局定義為「Happy End」，多田則對行天的想法感到不解：「別開玩笑了，那孩子死掉了，怎麼能算是好結局？對孩子來說，父愛和母愛是必須的。」

如此的爭論不僅僅突顯這兩個人之間，行天尋求父母關懷、多田追尋亡子蹤影的差異性，更點出**【真幌站前】**的中心涵義：死亡是一切的終結，而在活著的時候，即使無法獲得他人給予的愛，卻能夠愛別人，把自己未曾得到的事物賦予他人。

所求或所予 歉疚與原諒

除了親子問題，**【真幌站前】**的核心宗旨亦能擴及至「需要」與「被需要」這兩種意象概念。劇情中的不良少年山下，即使與母親並沒有血緣關係，更是個品行惡劣、無藥可救的混混，他的母親依舊需要他的存在。此外，影片也以吉娃娃暗喻人類：「狗被需要牠的人照顧才是最幸福的。假如你需要某樣東西，那樣東西就是你的希望。」

反觀多田和行天兩人，「歉疚」與「原諒」則是他們滿足對方渴求「被需要」的方式。多田對於自己在高中時誤傷行天小指一事，始終耿耿於懷，多年後再會仍未淡忘。而行天在與多田重逢之時，其實正攜帶著刀子，倘若不曾陰錯陽差地巧遇對方，他早已返家殺害雙親。在兩人交錯的心思中，多田面對行天時的「歉意」將行天從「不被任何人重視」的空無感中拯救而出，行天對於

小指傷痕的「諒解」也成為多田「企圖遺忘過往」的救贖。



多田與行天接納彼此的同時，也拯救了自己。（圖片來源／香港亞洲電影節）

「你什麼都沒有做錯。摸摸我的小指吧，傷口已經堵住了。雖然現在有點冷，但摸了一下就會變暖的。」伴隨著行天蠻不在乎的嗓音，多田終於能卸下肩頭的重擔，與對方並肩而行，在坐落於真幌站前的便利屋裡頭，看盡真幌市的日升日落。



演藝人生 時代之歌

◀ 日本文化至寶－演歌的歷史演變、簡介與現況。

走進美國 小費學問大



▶ 付小費是美國的一種文化，無論去餐館吃飯，在酒店住宿等等都會付小費，他們認為是對服務人員尊重的表現。

▲TOP